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九

甲晉齊王石重貴天福九年七月以後  
辰附運元年是歲國亡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乙亥晉邊藩馳告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邊藩猶言邊  
鎮補告馳告

者馳告於  
晉朝也 延照思溫之子也趙思溫本中國  
人沒於契丹 先是晉人以貝州水

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時置永清  
軍於貝州 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

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

繼前守雲州契丹圍之牛歲不能下乃遣繼代令溫權知州事繼  
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繼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繼使將  
兵守南門繼自守東門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  
燒其攻具殆盡乙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繼赴井死  
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晉主重貴下詔以歸德節度使  
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  
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  
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  
陳使 晉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 雁門關即 恆那滄皆奏契丹入  
寇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遣募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爲陳禍福光  
遠遣光裔入奏稱永祚逃歸母疾故耳 去年十一月楊永祚 既蒙

白翠州逃歸青州

恩宥圖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唐以侍

中周宗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爲

鎮海節度使宗性寬厚能容人初僉文正爲烈祖幕賓宗及馬仁

裕皆爲給使執役於文正左右及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其州巡

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

鎮浙西久矣文正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宗宴僚佐文正亦與宗

勸之酒文正俛首曰下官飲量棋局令公所素知座中爲之錯愕

而宗怡然不動君子多之唐王季羣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

之議始於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救

齊王景遂參決庶政自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徵得白事餘非

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

考異曰江南錄此故在去

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闕求見曰臣

云宋齊昭上疏今從江府錄

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

下新卽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

因涕泗嗚咽

自目曰涕 自鼻曰泗

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

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

此不及景陽樓耳

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于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

唐主怒貶於

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願

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

其罪願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

防耶晟慙懼遣罷之

晉王重貴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

都時契丹屯於鄴鄴城外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

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

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與延廣乘勢

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為罷景晉廣張本乙酉晉主發東京丁

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戊子晉主至涇州涇州

時於德勝津契丹主耶律德光屯元城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黃縣聖

歷二年分黃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復趙

延壽屯南樂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城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遂

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

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晉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

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

兵拒契丹於黎陽戊戌蜀主孟昶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罷將昶

昶通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晉主重貴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

嗣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

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耶律德光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

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唐帶忻州

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雅鳴谷遁去

自雅鳴谷出蓋北東與契丹主大軍合○雅鳴通

殷

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李璟遣使遺閻主玉璣及殷

主王延政書賈以兄弟尋戈

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閻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

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閻主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爲比

殷主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殷書滅殷張本

晉天平

節度副使知郟州顏衍遣觀察判官蘄州寶儀奏博州刺史周儒

以城降契丹

九城志郟州西北至附州一百七十里

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

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

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成郟州儀謂景延

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甲辰朔命

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揚劉鎮

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

安是明凡

緣河淮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於北遼人南渡了木無關山塘澳之阻其兵可以竟達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爲備也

後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

應楊光遠麻答德光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

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

崔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人漢璋應州人懷讓

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碑以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

威城

春秋時威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寧國以爲衛之威今在博州界按是時皆與契丹相拒於遼衛之間此敗城當在遼

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

周等告急延廣徐白誓主重貴皆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



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山是不敢復東是役也彥威復以家財佐軍故軍須不乏遂克朔方未幾卒於大梁彥威本與安太妃同宗而未嘗出口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之當時益稱其慎重辛亥置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

定難軍夏州九或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

東北行入契丹境

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而招討使初契丹主耶律德

光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

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石贊時屯麻家口

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

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樂平歸太原三百餘里耳

晉主重貴

居喪期年卽於宮中奏細聲女樂

細聲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

及出師常令左

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

聽樂詔不許 壬戌楊光遠圍澤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

遠自青州歷澤州而圍棣州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晉以前威勝節度使何

重建爲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晉階成義軍指揮使王

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爲鄉道以取階成

人攻階州 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

頓邱漢古縣後移治所於陰安城唐頓邱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置州以俟

跨德勝洋州頓邱縣徙焉頓邱凡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

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

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契丹欲俟其合而擊之

鄴都留

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

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

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

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

則天下定矣契丹

主而律德光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

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

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德光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重

賞亦出陳以待之德光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

半已餒死

光遠誘契丹入也見上卷

今何其多也以騎騎左右略陳晉軍不

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

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

不攻逼城而

懼管軍 乙亥德光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

北去

木書者書之於木以爲信契

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劉晟命

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宏昌謁烈宗陵於海曲

劉龔東大破連 尊見隆爲烈宗

至昌

華宮使盜殺之 契丹主而律德光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

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

州留後麻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闕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

關門使連重遇既弑康宗

見二百八十二 卷天福四年

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

昏以自固闔主王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

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

開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

君父安有他志闔主不應一人大懼李后妬尙賢妃之寵欲殺闔

主而立其子亞澄

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

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

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閩主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

拱宸馬步使錢達弒閩主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

武皇帝光啟閩國

閩上王璘追尊父審節曰太祖昭武皇帝

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

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

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王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

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

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

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官人罷營造

以反閩主之政殷主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恩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

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

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主升爲

同安 甯是桃林地中復有聲如萬鼓時禾已收穫惟餘根在田及

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下人皆復以爲祥而

曉竟被弑國由此亡 丁亥晉詔太原恆安兵各還本鎮契丹已退故也

辛卯晉馬全節攻契丹秦州拔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秦州爲秦州以清苑縣爲

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制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秦州 晉救

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賈秦州兵救階州出黃

階嶺敗蜀兵於西平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四月

丁未賈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 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緣河之

民自備兵械各處其鄉團結爲社以自保衛 己酉命歸德節度使

契丹陷德州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

後列國紀十九 七

高行周係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晉主重貴發澶州甲寅

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爲

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晉主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

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以

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

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天治第宅園池妓

樂惟意所爲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

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

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絹錢二十萬

此括率合出之數也景延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言

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

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

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

青兗都鎮故命之爲備

秦甯節度使安審信以

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

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史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戊寅置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秦甯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

討楊光遠於青州

李守貞益州安審信帥秦甯也

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

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

陽辭可言遊擊敗之

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四年省縣爲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南

丙戌

置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

此擾民不聊生丁亥置鄆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

州麾下兵皆久客恩歸宐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



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

瀛莫阻水自固

瀛莫之謂多水濶故趙延照阻以爲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闕朱文進遣使

如唐唐主李瑋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六月辛酉置

軍拔滑州斬其刺史劉翰

滑州楊光遠之巡屬也

置太尉馮道雖爲首相

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重貴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

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鳳耳

言禪以靜寂爲宗僧以不殺爲教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

癸卯以

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乙巳漢主劉晟幽齊王宏弼於私第

或謂晉主重貴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

復置樞密院

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

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

無大小悉以委之致月之間朝廷差治 置滑州河決浸汴曹州

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澆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東北今

決河之水彌漫環

梁山而合於汶水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重賞欲刻碑

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

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善其言而止初晉高祖割北

邊之地以賂契丹

事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

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

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

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

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

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

州人也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

甲子晉復置翰林學士

廢翰林學

士見二百八十卷天福五年

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郎翰林

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

武強縣屬

深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禮部郎中李瀚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爲學士

溫叟岳之子也

劉岳見二百五十卷唐天成元年

秋七月辛未朔置大赦改元

開運

己丑置以太子太傅劉昫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遣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

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乘朝

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

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總兵天福初桑維翰乘政出楊光遠是時兩乘政

出景

延廣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

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爲十五人

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邠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鄆守景延廣

充都排陳使徐州劫在禮充都虞候晉州安叔千充左廂排陳使

前克歸安番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立

鄒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筠充右軍

排陳使滄州王廷允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時

麻前命師用武充步軍左廂排陳使右神武統軍潘環充右廂時

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

維翰召禁直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誓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曠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各請幅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契丹之入寇也誓主重賞再命劉知

遠會兵山東

太原以河北之地爲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恆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

皆後期不

至誓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

爲之

言若有分爲天子何不速應之祭之之辭也

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

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

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

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太山

崑崙谷之隘北有雁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

風俗尙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

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闕朱文進自稱威武節度使知閩

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晉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

事

癸亥晉置鎮南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

割天平遼陽之濮州以隸鎮南軍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王李

璟置定遠軍於濠州以崇俊爲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

唐置

清淮軍

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爲不知其意徙崇俊

爲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

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

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戰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晉遂城樂壽

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威信軍在易州

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命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濠州九域志在濠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

彥進擊卻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劉晟毒殺鎮王宏澤於邕州

殷主王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

唐永泰二年分侯官

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境交界山洞深澗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設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略使唐修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

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

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

漢國縣地唐置溫縣以縣界溫麻溪爲名天寶九年改爲長溪縣

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雷從效

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雷從效所居之地

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

屠滅王氏豈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

富沙王克福州

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爲然十一月從

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

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顛

朱文進時以黃紹顛爲泉州刺史

吾觀諸君狀

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踴躍

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顛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

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顛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齋

詣建州

唐長安四年分徐以商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

泉

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

州朱文進據福州州故以稱之

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

嗣君謂土廷政當嗣有國

爾輩尙守

此何爲乎以紹顛首示之眾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殷主

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

州將程諤聞之

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二百六十里鄰郡也

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

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殷主之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

事見上三

月二人以疏遣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

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國王尋李守貞圍青州經時

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縋縶首於契丹曰

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誥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

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即

汾陽縣之天池時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

反者節度判官邱濬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

第上表待罪開城納晉軍聞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

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延鐔將之攻泉州鉦鼓

相聞五千里殷主王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

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延鐔殷主遣統軍使吳成

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



翰林待詔臧循

盛唐之時自翰林待詔以處皮藝之人

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

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賈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

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李璟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

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

都虞候邊錡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

建陽進屯蓋竹

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蓋竹在建陽西一百三十里建陽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蓋竹

間漳泉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

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

邵武縣本漢治縣之地吳於此立昭武鎮晉平吳更昭武鎮曰邵武

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也縣舊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置邵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爲邵武

邵武民導殷兵

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宣從事

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妻又病跛既舉兵反時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腳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以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之罪也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

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

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

南廊承旨關所

道官裝亦侍衛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

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

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唐武昌  
節度使王興卒興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  
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興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  
亦無癢痕又嘗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樓石發正  
中營門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興一無傷人莫不異之興在武昌  
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言有弑志烈祖遣使械廷堅  
屬吏未至興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卽日乘輕舟歸  
闕待罪毋與中使過廷堅從其計烈祖見其自歸遂得釋人推其  
長者 契丹復大舉寇晉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  
鋒至邠州置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告急 契丹前鋒已至邠州使  
州信使路絕故聞道而  
來 晉主重賈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監

守馬全節護國節使度安壽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甯節度使趙

在禮屯鄴都

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鎮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

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

元氏縣屬恆州九城志在州南九十八里

朝廷懼契丹之盛詔

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惴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酉開運二年是歲殷改已稱閏尋亡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晉主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

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

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

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

皇甫遇奉詔自滑州進兵

契丹寇

邢洛磁三州至安陽河千里之內殺掠殆盡契丹主耶律德光入

鄴都境

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十五里西北距洛州五十里

見大桑木亦指而罵曰吾

知紫絲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東絳於木而焚之王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

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

鄴縣古唐屬

州州在州東北到响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軍兵既制平之乃莫鄴州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治所隋煬帝於鄴州故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郡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者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郡

將渡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

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

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

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且日暮安陽諸將怪謁兵不

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

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

足信必若虜以眾至

環難也雖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

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

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

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

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

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

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故其種姓慕容氏

契丹亦引軍

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懿光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

再宿至鼓城

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恆州宋

至鼓城約

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

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  
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  
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邠州之時從恩帶步兵五百守安陽  
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  
鮮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  
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楊益諸軍猶南向而不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  
東約約東者甲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楊隱帥眾踰水環  
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  
之湯陰本漢爲陰後并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陰縣甲寅  
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  
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

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

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振武節度使勝州不係

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舟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

里晉主疾少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

將爲行計晉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年夏籍諸州鄆兵爲武定軍賈北面

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糧落大

舉徑襲幽州晉主重賞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晉

主發大梁閩之故臣共迎殷主王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

閩主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

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福州爲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

諷爲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建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鎮之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

二月

壬辰測晉主重賁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晉主發滑州乙

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

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

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邢州城下

以誘城中也

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

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

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善之故人擇禍莫若

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

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窮爲國家死耳終

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晉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暨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

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

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晉主重賞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

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

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馮玉以后兄進 故旨由中出

彥韜少事閻寶

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晉主爲腹心

高祖嘗希守太原見二 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晉主

耳目晉主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

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

唐主李璟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

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

安進屯赤嶺

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係

大九年割爲場

蓋宋方置縣也 閩主王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

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閩主之命督望

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

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

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

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思等以

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閩主大

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

害

初董高祖置德清軍於故瀘州城

瀘州本治頓邱天福三年徙瀘州於德勝并頓邱徙

屬九域志瀘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舊從前軍將以接瀘州聲援然城瀘未固也

及契丹入寇瀘

州鄴都之閒城戍俱陷議者以爲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王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王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

弒曦

事見去年三月

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躡居福

清九城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歷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

縣天寶元年改爲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爲福清縣死是浦城人陳繼珣

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爲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屬建州九城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福

浦故曰

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

及閩主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會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

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

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  
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鬪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  
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  
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

雪峯在涇州懷  
官縣西百餘里

乃

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肘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為帝

異考

日關錄微運圖啟國寶錄江南錄作巖明開中寶錄開王列傳九  
國志詳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巖明按啟運圖巖明本  
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巖明今從之江南錄云巖明為神將王  
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巖明及至今從十國紀年

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更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

表稱藩於晉國主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

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登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

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將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

丁未晉主重貴獵於戚城甲寅取滿城

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秦州治滿城是時秦州

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

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

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耶律德光還至

虎北口

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還行程記云

自檀州北行入十里又入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

聞晉取秦州復擁眾南向

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方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

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躡之晉軍至陽城

續漢志中山蒲陰縣

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陽城縣故城申契丹大爲澤楮世謂之陽城澤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

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

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爲白

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

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

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

村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  
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

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

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

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德光坐大奚車

中

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斷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輻車之  
制如中國後席前殺而無板材檢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

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軼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  
之以韋上施輻帷富者用尙樵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

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

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

契丹謂精騎爲鐵鷄謂其身被  
鐵甲而馳突輕疾一如鷄之捕

鳥雀

也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程威懼不敢出戰軍士皆憤怒

大呼曰亦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威曰俟風

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

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出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

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知兵薄賊則逆

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

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過引精騎出西門擊之

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

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

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避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



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三十餘里鐵鷁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德光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突跪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是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德光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晉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

隸定州

義武軍

夏四月辛巳晉主重貴發涇州甲申還大梁

是年正月下詔親征

二月至涇州今請軍

己丑晉復以鄴都爲天雄軍

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魏州

爲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鎮三年罷東京以爲都  
都管興因之改興唐府爲廣晉府今復爲天雄軍 闕張漢真至

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闕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闕兵執漢真人

城斬之卓嚴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喫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合水

而噴之爲噀作諸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

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 尊爲太皇李仁達既立嚴明自判六

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聞叛

之非忠也人以從子托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勝

猶言頃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

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

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

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晉大赦時晉諸鎮恣用酷

刑左拾遺竇儼上疏曰案律死刑有二絞斬是也絞者筋骨相連

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或以長

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鑿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

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

高祖天福

七年杜威始鎮恆州

見二百八十三卷 性貪殘自恃貴戚

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

多不法每

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

竊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

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顧目延

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

卒救之千里之閒鬻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眾所怨

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晉主重覽不許賊不俟報遽委鎮入  
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晉主曰威固遠朝命擅離邊鎮居  
常恣恃勳舊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  
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  
勿復委以雄藩晉主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  
欲相見且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丙  
辰威至大梁 丁巳簡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嵐明臨視仁達陰  
教軍士突前登堦刺殺嚴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  
使居嚴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是年南唐奉  
係太三年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併殺嚴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  
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宏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  
賜名宏義齒于諸子之列

宏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爲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

己未竄杜威獻部曲

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

本道

本道指梧州

晉主重賞以其所獻騎兵隸屬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爲衛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晉主求天雄節鉞

許之唐兵圍閩建州屢破泉州兵

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叛建州者也

旣而

閩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六月癸酉晉以杜威

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

契丹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

晉之邊民肝

腦塗地而士卒孱橫大將又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圍圍一空至

于草木皆盡又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

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是晉之公私皆困而契丹

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節律德光曰使漢

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

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

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

人寢不安席則餐轉反側而自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

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同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

翰屢勸晉主重賞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假開封軍將張

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德光曰使景延廣桑維

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

意乃止及德光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

矣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

是年正月閩主夔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

閩主

王延政收其鎧仗遣遺伏兵于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虜其肉

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鐵州

鎮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

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

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  
饒撫信之民尤苦之閩主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  
救 楚王馬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遊  
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希範忌希杲事始二

百八十卷  
天福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士

〔乙〕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晉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重賞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騎侈益

甚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

後寔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

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邇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番州之戰也戰士



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

錦袍銀帶

唐制帛以十疋爲束

彼戰士見之能不歎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

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

稷乎晉主不聽馮玉每善承迎旨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嘗

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

勢弄罷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唐兵圍建州既久

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

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釋去就思安曰吾世事

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

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

上元本江高唐肅宗上元開更名帶江府

遂克建州闔主王

延政降

開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海知延政降視曠至延政而亡

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

泉州亦封既克建州略得余洪妻鄭氏鄭有殊色建封逼之不屈

劫以利刃亦弗動建封嗜人肉略婦人百餘人日殺一人以食引  
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  
徽文徽將以薦枕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  
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大  
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過其欲妾  
有死而已文徽大慙並訪其夫歸之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  
亂與楊思恭之重斂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爭伐木開道以迎之  
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廳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  
人失望唐主李璟以其有功皆不問何敬洙之會攻建州也初至  
以爲僻陋山郡不足勞大兵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敬洙不得  
已乃與邊鏞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當

受上賞王建封以先登之功爭之敬洙乃推建封功第一而敬洙止授楚州刺史敬洙少爲楚州刺史李簡廁養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輒殺之不少貸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持簡所愛硯謂羣兒曰誰敢毀此羣兒聳肩吐舌相視時敬洙已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奔硯脫階一擲碎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主者以實對卽命擒敬洙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啼避之輒相隨而至簡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蓋敬洙善彈命中無失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持鐵丸拜于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會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奇愛之擢爲軍校簡卒乃事烈祖至是卽踐簡

位敬洙不勝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每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忘其勞楚州大治後十餘年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之而鳴敬洙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邪取食置草中飼之烏卽下從掌取食而去人皆異之漢主劉處

殺詔王宏雅

宏雅漢主之弟也

九月圍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

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

唐閩人叛唐張本

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丙申

晉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晉杜威

之入朝也以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石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爲之召欽祚還仍厚賜威以慰安之戊申晉遣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

州 乙卯竇道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漢主劉晟殺劉思

潮譚令禮林少彌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謀立

宏昌

事見二百八十卷天福七年

出爲英州刺史

英州漢桂陽郡汝縣縣之地唐以汝陽縣隸廣州漢主劉

漢分汝陽縣置英州九城志

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

月癸巳竇道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宋太后死太后治內有法

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烈祖受禪冊立

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宏益烈祖常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

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眾烈祖殂羣臣欲奉

后臨朝稱制后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且婦人預外事非國之

福也卒不許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李璣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

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

寬簡建人遂安

初高麗王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

事見二百八十九

一卷高祖天福元年

因胡僧襪囉言於晉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爲契

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晉主重賁與契丹爲仇襪囉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

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爲大義軍使高麗

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

畏契丹如之不形詔諭命以詔指

之而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勸者襪囉之言特建爲誇誕且實

不敢與契丹爲敵

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襪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遣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諸

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襪囉曰渤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爲契丹所虜吾欲爲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遇爲言于太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襪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武更以

它故爲解 乙卯吳越王錢宏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

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昭達建徽之孫也

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功

與

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宏佐左右昭悅爲

人狡佞宏佐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

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

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懷國人惡之者眾宏佐亦惡之昭悅欲出璠

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

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

史

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

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

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遠既誅杰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

闕杜之黨几權任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

爲宏佐誅昭悅張本

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憾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

故吏慎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宏佐嘉之

擢爲國官

國官吳越國官也慎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爲國官

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

丑晉加吳越王錢宏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辛未晉以前中書

舍人廣晉陰鵬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

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 丁丑晉主重貴

獵於近郊

初晉主重貴疾未平

去年冬帝有疾

會正旦

謂今年正月朔旦

樞密

使中醫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

睿卽重貴也避其名去重字

晉主聞之以告馮玉玉因潛維翰有廢立之志晉



主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  
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其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爲  
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  
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畱  
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  
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楚湘陰處士

戴偃

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省化西

爲詩

戴偃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爲詩  
多譏刺時政楚王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  
希範削其官爵 唐齊王季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  
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從容進言曰齊邱  
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唐主季瓌乃使景達自至青陽

召之

齊邱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丙

丁酉三年是

春正月唐主以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

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

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

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

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

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

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繁卿宜左右

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

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

嚴可求除溫之謀主也

二月壬戌朔日

有食之 置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

晉以京兆府爲晉昌軍

更歷十鎮

道在禮起于鄴都非義成不行後廢橫海秦匡國天平忠武肅歸德晉昌凡十鎮 所至貪暴嘗鎮宋州

宋人苦其貪黷及嘗罷去宋人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任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謂之拔釘錢由是家貲爲諸帥之最

晉主重貴利其富三月庚申爲皇子嶺甯節度使延煦娶其女

嶺甯節度使 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

高祖諸孫晉主養以爲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

武節度使李宏義宏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

弟宏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晉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區留党

項酋長拓拔彥超於州下交與諸部族貿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

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乃以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

領朔方暉既去鎮卽遣繼彥超而令溫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

之羌胡怨怒昏叛虜爲寇鈔拓拔彥超石存也廝廢三族共攻繼  
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

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宏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可

力戰使君宜避位自首乃廢繼勳歸私第 留從效立王繼勳 代領軍

府事勒兵擊李宏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李琨以從效爲泉州

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 爲留從效遣唐 徙潭州刺

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積爲蘄州刺史從效出自

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務眾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

布素置公服于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敝布自言我素貧

賤不可忘本閩主王曦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甚謹資給甚厚由

是大得民情 舊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 匈奴須知狼山寨東

北至易州八十里東

南至廣信軍界

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

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

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

對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朽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頗獲其中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久之至于餘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于晉晉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旣而邀求不已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竟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

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

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

爲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寇定州張本

初嘗之執政忌馮暉在靈武徙鎮邠

州又徙鎮陝州宋幾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

知朝廷急已悔離靈武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彥亦以

羌胡方擾王令溫告急丙寅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

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也

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東之晉復遣後周改爲

靈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監靈州南至靈州五百里校尉史天福四年五月敕靈州方柔鎮宜升爲

威州新甯州木波馬嶺二監謀之後周改爲靈州靈德四年降爲通遠

乙丑置定州言契丹勒兵歷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

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

蔚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

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

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置與安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

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爲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

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李煜不許樞密

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宏義必令入朝宋齊邱薦覺才辯可不煩寸

刃坐致宏義唐主乃拜宏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選官以覺

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宏義金帛宏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

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爲陳覺與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秋七月河決晉

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南或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

有自幽州至晉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軍將趙行實督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恐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 八月晉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

此戰國時燕所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詳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漢虜轉關 轉關四十里

斬其酋帥解里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眾 丁卯晉詔李守貞還

屯澶州 晉主重貴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

朝宴賜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成滑州屬

歲大熟吐谷渾多病死乃遺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

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



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為靈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獲難係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六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

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貨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

有赫連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唐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賊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儻具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為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賜其額為常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諸王清泰二年白可久為節制奉化雷後始見于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谷吐渾部族皆歸於契

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  
率車帳羊馬敗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勅廷招納叛亡遣使責  
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  
四州山谷吐谷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  
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營鎮白承福及麾下來  
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  
長入朝厚加錫賚每大議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衛  
于靈州召承福等帥其部眾從行開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承  
福還太原移帳于嵐石州然承福取法多于軍令其族白可  
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歸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潛承  
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覆其部族擒承福與  
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  
別部長王義

宗統其餘屬

晉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五

百斛造勳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  
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請救

慕容彥超劉知遠  
之同產弟故救之

李崧曰如彥

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  
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

福州學士  
王延政所遣

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以延平建浦高沙二縣置劍州  
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爲南劍州 恥無功

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李宏義入朝侍衛官在人主左右有衛者也猶盛唐之侍官自稱

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

魯將之赴福州迎宏義延魯先遣宏義書諭以禍福宏義復書請

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係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帥作舟師覺以劍州刺史

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建州至福州皆大溪也故土人亦謂之爲江表福州孤

危旦夕可克唐主李璽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

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係於倭官閩及倭官二縣皆治福州

郭下此縣于侯官縣界也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宏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

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

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于建州以潭泉撫安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

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宏義固守第二城

第二城 誨建州人也生數月趨捷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

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誨出挑戰爲王建封所擒將斬之

已解衣伏鎖矣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

文徽文徽駭異復以爲將 晉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自威州

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在靈武南張舜

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定平北趙瑄聚米鬪經曰盛夏清遠

軍肥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人路自此

過美利茶蕪人春夏旱海中難得水泉至維德清邊嶺人苦州

糗糧已盡拓跋彥超眾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

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

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

虜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兵卒不足

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彊州撫綏邊部恩信大著 九月契丹三萬寇盩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

七千級

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

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弑漢主宏度

也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不知其故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宜審讀之漢主劉晟聞之族道庠及伸 李宏

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宏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晉以宏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晉張彥澤奏敗契

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二千級 辛丑福州排陳使馬

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

兵百人拒之宏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宏達更

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楚王馬希範知管主重貴好

奢靡屢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潯州臨黃

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爲東郡觀縣有臨黃公折臺後魏道臨黃縣唐屬道

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竇樂壽監軍王

繼書請舉城內附

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罪至瀛州偵知蕃將高模翰潛

師而出蓋延祚爲刺史模翰乃成將耳今從陷蕃記

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

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

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

蘇莫二州皆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

地遠阻水不能救也

蠻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

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王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

祚

先是趙延壽亦詐通款

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

將兵過廣晉

魏州廣晉府

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

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晉主重賞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

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

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晉主由是亦賢

之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崧瑩私

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

慊慊亦不滿之意

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冬

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秦晉

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

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

節度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  
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  
洺州團練使辭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勝曰專發大軍往  
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  
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  
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雷電大震夜有慧分爲十數道  
南北竟天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  
陳誨泉州刺史雷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  
州唐主李璟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  
爲南州命思安及雷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  
至錢鼎吳越王錢宏佐召諸將謀之諸將欺其少皆曰道險遠難



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邱昭券以爲當救

水邱復姓

宏佐奮然曰

亡齒寒舌之訓也且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

君但樂飽食安坐耶有異議者斬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

兵三萬水陸救福州

吳越救福州自發船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建劍已爲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溫

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

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宏佐命糾之曰糾而爲

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宏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

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

程昭悅時爲宏佐所寵任故水邱昭券憚而讓之

宏佐命昭悅掌

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

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一

三卷梁開平三年

宏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宏億

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

舊錢謂銅錢

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

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鑄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

鑄釜也

閩人鑄

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

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寺

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

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入也宏佐乃止 登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

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

威應使公

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

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

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

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

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

年省東城縣爲東城鎮屬河間縣

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己酉吳越兵

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季瓌遣信州刺史王建

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

從效王建封偏疆不用命

雷從效起于泉州斬黃紹顯破李宏通唐人懼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恃建

州先登之功故皆偏疆不用命

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

克唐主季瓌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尙書判省事先是

昌業自兵部尙書判省事出江州

判省事者判尙書省事

及還閱簿籍撫案

歎曰未數年而府庫之積所耗者半其能久乎契丹主耶律德

光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晉杜威等至武彊

九城志武彊縣在涿州西北四十五里

宋白曰武彊六國時武陴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爲漢武彊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彊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

爲晉武彊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址是也

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

彥澤時在恆州

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恆州以備契丹

引兵會之晉契丹可破之狀

威等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

考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耶律氏請與前等

因促騎就或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義與最通謀先遣步眾跨水不之救致敗將出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彰被彥澤與威若已通款于契丹則

表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讓則旋今不取

甲寅威等至中渡

橋滹沱水逕恆州東南恆州之人各僭便爲津渡之所此爲中渡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契丹已據橋彥澤

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

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蜀施州刺史

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珩將兵討之

置杜威雖以貴戚爲上

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

自李守貞至宋彥銜皆節度使也

但日相承迎置酒作

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

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

上橋可立成

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撐開爲三足以實水中

密約城中舉火相應

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

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

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

道及歸路樵采者過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詎中

惱懼翰等至樂城

舊唐書地理志曰樂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後魏于開縣古城置樂城縣屬趙州惠屬恆州

九城志樂城縣在恆州南六十二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樂城金人攻趙州爲沃州城中戍兵千餘

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

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耶律德光之舅也

契丹后族皆以蕭爲氏歐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木魚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既入并將北歸

以爲宣武節度使李崇嘏製名曰蕭翰  
于是始以蕭宋白曰蕭翰連律何錄之子十一月丁巳朔李穀曰

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

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

未嘗主重貴始聞大軍屯中渡

甲寅杜威等至中渡己未大梁始聞之彌寇深諸軍孤危而驛報

七日始達

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

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

五十萬合東石之數言之

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

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

兵皆在行營人心惶惶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

夕求見晉主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

調鷹者鷹習之使馴狎而附人

辭不見又

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

執政謂馮玉李彥昭等

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

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晉主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彤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澶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甲子契丹遂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  
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德光給之  
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  
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  
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德光賜詔慰納之  
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  
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  
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  
不切齒德光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  
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  
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德光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



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德光入恆州遣兵襲代州

刺史王暉以城降之

九域志恆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

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

史郭璘固守拒之德光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

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德光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眾眾

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

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德光以係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

安國節度使

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殺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刺麻答死於汴

以客省副使馬崇

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尙書張礪言於德光曰今大

遼已得天下

高祖天禧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

中國將相妄用中國人

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

猶將失之德光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

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

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德光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

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帶趙

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

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爲平棘

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

兵故從白馬津度

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潯州召李

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洛陽

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沈使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

日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唐史天福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

三年十月改太常宮門爲明德門

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辭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德光與太后皆慰撫之

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爲寬仁門

且曰吾有

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在否

今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從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晉主得

書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晉主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

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啟運盡天亡今與太

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

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

延寶卽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

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家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謹奉表請罪陳謝

傅佳兒入宣德元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

晉主使召張澤欲與計事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晉主復召

之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

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雖以驍悍自矜每往見之卽冬月未嘗不流汗至是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責之曰去年拔公子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晉晉室大臣自當死國爾安得無禮彥澤股慄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晉主命召

維翰維翰至天街

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

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

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晉主至是晉主召之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

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順目豎三指

卽驅出斷其腰領

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蠶之節最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虛神相仍爲此以示其下罪之輕

重決于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宏擊掌兵有抵罪者宏舉以三指示吏卽腰斬之正此類也

彥澤素與閹門使

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

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

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

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甲戌張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

西宮中慟哭晉主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

晉主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晉主訣歸第自經

按晉主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

十一 晉主與太后所上憲光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晉主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彥澤不許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避迴未與彥澤訴晉主立載之去晉主以桑維翰屢進謀書請與虜和而已違之恐維翰

見德光必顯己過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遂殺維翰以帶加頸白德光云其自經德光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

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德光以陽城之戰爲

彥卿所敗詰之

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

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

日死生惟命德光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德光賜晉主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晉主心稍

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其文又不與前史相

庶疑其非真以詔書詰晉主使獻真者

李心傳曰秦聖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附四寸按玉

匣圖以此匣爲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謂如所傳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爲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於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授玉璽亦所上璽也道直之亂失之吳書謂秦璽得之平陽甄官井中復爲袁術所奪徐公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未

秦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舊璽也魏氏有國刻傳  
民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諸自右隸漢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  
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與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璽  
實甚誤矣此璽史劉聰石勒連石祗死其臣燕幹未接於謝尚乃  
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燕燕史  
沈人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  
非叔子魏拔併隸王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曰  
是璽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幸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  
隋開隋皆以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昔義熙十三  
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璽起而不深刻  
深減陳得此指爲眞璽遂以宇文弼傳起者非是議者又謂古  
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璽起者非是璽也姚氏取其  
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邪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尉朱  
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又汁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  
刻璽指敬德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  
按石璽死當作再閱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茲存之以俟  
知者及周又製二寶一曰所晉主奏畫王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  
奏其說亦祖六典詳註于後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



今日焉敢匿寶乃止晉主聞德光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

張彥澤先奏之德光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不許有司又

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輓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德光德光

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

加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為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德光德光

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服而華

服故言未暇先是德光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

所逃伏往見德光於封邱九域志封邱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德光詰之曰致兩主

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

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六年乃服每服一事

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

於封禪寺

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袁詒道鑑補卷一百八十五終